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9nB456

通天澹崖原禪師語錄

清 超原說

明德等編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目錄
  - 上堂
  - 小參
  - 示眾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- 代古
  - 聯芳偈
    - 與秀源溥
    - 與貫通照
    - 與峻峰德
    - 與華峰容
    - 與雪珠瑩
    - 與松月先
    - 與大隱彰
    - 與永聞正
    - 與慈淨蓮
    - 與既賢昌
    - 與瑞雲輪
    - 與傑峰源
    - 與鏡堂鑑
  - 贊
    - 達磨渡江
    - 臨濟
    - 天童密祖
    - 龍池萬祖
    - 通天逸叟老和尚
    - 自題
    - 祭黃檗剃度虛白老和尚
  - 雜錄
    - 祝聖祈安疏
    - 募大藏引

        - 續燈正統序
        - 募重興普陀寺
        - 同戒錄序
        - 豫章螺墩莖草菴募鐘序
        - 募佛殿前月臺欄千疏
        - 化浴引
        - 復徑山諸耆宿啟
        - 題山水中有黎先生及慎初禪師在焉
        - 金陵王居士求授五戒書此示之
    - 不二草
        - 金山
        - 玉山
        - 惠山
        - 虎丘
        - 虞山
        - 玉峰
        - 西湖
        - 靈隱
        - 登慈恩寺浮圖
        - 崇勝寺後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名竹尊者
        - 賦竹
        - 瑞香花
        - 天童
        - 禮密祖塔
        - 中秋翫月
        - 普陀登菩薩頂
        - 達磨峰
        - 癸酉元日作
    - 行實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通天澹崖原禪師語錄目錄

上堂
小參
示眾
拈古
頌古
代古
聯芳偈
贊
疏
序
文集
不二草
行實

通天澹崖原禪師語錄卷一

住楞嚴嗣法門人明德等編

上堂。指法座云：「者個寶華王座，自釋迦鼻祖以至歷代老和尚，佛佛授受、祖祖相傳，皆由此而開鑿人天眼目、建立從上宗乘。今日原上座到來又作麼生？坐斷佛祖頂[寧*頁]，千聖齊列下風。」便陞。拈香云：「此瓣香爇向爐中，耑為祝延聖躬萬歲萬萬歲，伏願垂衣裳而八荒歸化、靖干戈而萬國來王。此瓣香奉為興郡府邑尊官、現前護法、諸山碩德，伏願昂藏鼻孔，時聞木樨花香；豁達眼睛，頓見菩提果熟。」懷中出香云：「此瓣香壺山種就、蘭水濯成，臭著則鼻孔遼天、觸著則通身慶快，數載囊藏不敢剖露，今對人天眾前信手拈來爇向爐中，供養本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通天堂上逸叟先老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斂衣就坐。上首白椎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數載潛藏不露鋒，白雲高臥伴青松，今朝推向華王座，振紀提綱繼祖風。眾中還有會得者麼？試出來酬唱看。」良久，乃云：「豁開千聖眼，撥轉萬靈機，蝸牛角上行船，蟭螟眼裡走馬，十方無向背，四面絕遮攔，全體恁麼來、全體恁麼去，淨裸裸、赤灑灑，沒可把，靈利漢到此便知燈即是火、水不離波，大地與我同根、萬物與我一體，何須向外馳求，覓佛、覓法、覓禪、覓道、覓神通、覓妙用？建立也在我、掃蕩也在我、

殺活也在我、縱奪也在我，機用現前，不存軌則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且道：即今就位行權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橫按莫邪行正令，太平寰宇斬癡頑。」復舉：「洛浦參夾山，不禮拜，當面而立，山云：『雞棲鳳巢，非吾同類。出去！』浦云：『自遠趨風，乞師一接。』山云：『目前無闍黎，此間無老僧。』浦便喝，山云：『住！住！且莫草草匆匆，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，截斷天下人舌即不無，爭教無舌人解語？』浦無語，山便打，浦從此伏膺。」師云：「洛浦不遇夾山，幾乎蹉過一生；夾山不得洛浦，未免一場狼藉。還有知得洛浦落處者麼？鯨吞海水盡，露出珊瑚枝。」上首結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。「諸佛末出世，祖師未西來，一不成，二不是；諸佛出世，祖師西來，天是天，地是地。山門頭合掌，法堂裡解義，須彌頂上浪滔天，大海波心紅塵起。蟭螟眼裡撐舟，螃蟹眶中遊戲，鞭起陜府銕牛，踏殺南山鱉鼻。」
上堂。按拄杖云：「山僧前不讓釋迦，後不讓彌勒，臨濟、德山無地容身，有口秖堪掛壁。且道通天有甚奇特便恁麼說？」卓拄杖云：「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」
退院，上堂。「祖印高提豎剎竿，勉承師命繼通天，償酬夙債一年畢，孰取浮生半日閒？佛尚不為成何範？世情何得苟攀緣？烏藤倒握翻身去，一個閒人天地間。大眾且道：正與麼時如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今朝獨步乾坤外，直蹋毘盧頂上行。」拽拄杖便行。
小參。「一句明，千句萬句悉皆明；一機透，千機萬機悉皆透。大眾且道：如何是一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絕後再甦，欺君不得。」
小參。「三世諸佛如是說，歷代祖師如是說，天下老和尚如是說，通天者裡亦如是說。若如是說者，三十棒；若不如是說者，三十棒；若有如是說者，若有不如是說者，總與他三十棒。何故？道泰不傳天子令，時清休唱太平歌。」
小參。「即心即佛，十方世界沒虛空；非心非佛，大地山河無寸土。不是心、不是佛，畢竟是個甚麼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漫撥冰絃呈巧手，高山流水貴知音。」
冬節，小參。豎拄杖，云：「看！看！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、天下老和尚及現前諸人，各各在山僧拄杖頭上安身立命，放行把住，一任山僧布置。儻有個漢出來打翻觔斗，踏破虛空，向自己眉尖上放出一道靈光，輝天鑑地，耀古騰今，孤迥迥、悄巍巍，絲毫不犯，不被人瞞，亦不被寒暑之所遷移、陰陽之所流轉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，且得慶快平生。雖然如是，且道：陰極陽生，漢宮添線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。此意又作麼生？一陽方動處，萬物未萌時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祥菴主上堂云：『古人向這裡不肯住。為甚麼不肯住？』自云：『秖為途路不得力。』後曰：『畢竟為何？』又云：『椰栗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恁般說話，可謂剖腹剜心，頓見肝肺，無一絲毫自瞞、無一些子隱蔽。若是今時師僧，便向冊子上搜索奇言妙句，便爾頭高氣傲，自謂會禪道佛法，到處彰揚賣弄，譬如汞金一入爐韝，倏然鎔化。如此之輩，不但唐喪光陰、虛消信施，徒費草鞋，究竟與己躬下毫沒交涉。若是生鐵鑄就底漢子、百折不回底腳跟，便向銀山鐵壁裏點開達磨眼睛、石火電光中爍破瞿曇面孔，拈起龜毛拂、吞卻須彌山，倒握兔角杖、傾出香水海，此時方可口吞佛祖、眼蓋乾坤，顯大機、施大用，把住也得、放行也得，頭頭顯露、物物全彰，橫拈倒弄無不自由。秖如椰栗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，意作麼生？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

示眾。豎拂子，召眾云：「看！看！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、天下老和尚在原上座拂子頭上興雲布雨，作大佛事去也。諸人還見麼？若見，山本是山、水本是水、物本是物、諸人本是諸人，了無異轍，頭頭顯露、法法現成，只要信得及、認得真，一肩荷負、直下承當，敢保一生大事了畢。何故？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示眾。「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卻是個饅頭。且道節目在甚麼處？當初只為茆長短，燒了方知地不平。」

示眾。「牛過窗櫺，頭角四蹄俱過了，為甚麼尾巴過不得？諸人試定當看。若定當分明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」眾無語。良久，云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

拈古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，惟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拈云：「世尊拈花，橫吹無孔笛；迦葉微笑，倒拍氈拍板。雖然音律俱全，爭奈葛藤反漏？何故？祖禰不了，殃及兒孫。」

世尊一日陞座，文殊白椎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世尊便下座。

拈云：「文殊一椎，不妨驚群動眾；世尊下座，亦是因便抽身。何故？不因夜來雁，爭見海門秋？」

雙林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，陞座，以尺揮案，便下座。

拈云：「大士雖善講經，未免脫空太煞，若非誌公具眼，幾乎一場懺懼。」

鹽官示眾云：「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椎，甚麼人打得？」南泉聞，云：「王老師不打者破鼓。」法眼云：「但道不打，自然是個破鼓。」

拈云：「三大老各具超方手眼，總不奈者破鼓何。原上座今日驀擊一通，與三大老相見了也。諸人還聞麼？知音者少。」

三聖問雪峰：「透網金鱗以何為食？」峰云：「待汝出網來向汝道。」三聖云：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繁。」

拈云：「雪峰雖有先鋒，且無殿後三聖；縱不傷鋒犯手，未免落他圈繢。檢點將來，亦是同坑無異土。」

僧問智藏西堂：「有問有荅，賓主歷然。無問無荅時如何？」堂云：「怕爛卻。」

拈云：「者僧置個問端，一天雲雨，被西堂一荅，涓滴全無。不見道：曹源波浪如天涌，無限平人被陸沉。」

夾山嘗遣一小師歷諸禪肆，殊無趨向，及聞道聲遐振，遽回省覲，云：「和尚有是奇特事，何不早向某甲說？」山云：「我何嘗不曾向汝說？汝炊飯時，吾為汝著火；汝行益時，吾為汝展缽，何曾孤負汝來？」小師忽然有省。

拈云：「小師懷揣寶鑑，夾山覿面指明。雖然與麼，亦是憐兒不覺醜。」

僧問法眼：「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」眼云：「曹源一滴水。」韶國師聞之豁然。

拈云：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」

霍山通禪師初參仰山，山閉目坐，師乃翹起一右足曰：「如是如是，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，唐土六祖亦如是，和尚亦如是，景通亦如是。」仰山起來打四藤條。

拈云：「仰山固有偷天手段，霍山亦有換日作略。雖然恁麼，未免弄巧成拙。」

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，經二十年，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曰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主曰：「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暖氣。」女子舉似婆，婆曰：「我二十年秖供養個俗漢。」遂遣出，燒卻菴。

拈云：「者僧寒巖獨坐，不知屋外春生；婆子暗地驗人，爭奈玉本無瑕。何故？不見嶺梅深雪裡，雲鬢未梳時。」

甘贄行者一日入寺設粥，仍請南泉念誦，乃白椎曰：「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」甘拂袖便出。泉粥後問典

座：「行者在甚麼處？」座云：「當時便」去。泉打破鍋子。

拈云：「行者設粥，太煞賣弄，南泉白椎，因便回向。拂袖便行即且止，且道打破鍋子意作麼生？從前汗馬無人識，秖要重論蓋代功。」

南泉因兩堂爭貓，泉提起貓云：「大眾！道得即救取，道不得即斬卻。」眾無對，泉即斬。趙州從外歸，師舉似州，州脫草鞋頂頭上而去，泉云：「子若在，即救得貓」。

拈云：「南泉莫邪在握，殺活臨時。趙老雖則機用峻捷，亦是賊後張弓。」

鼓山示眾云：「鼓山門下不得咳嗽。」時有僧咳嗽一聲，山云：「作麼？」僧云：「傷風。」山云：「傷風即得。」

拈云：「鼓山開門引賊，者僧當面竊取。何故？家有白澤圖，必生如是怪。」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門云：「乾矢橛」。

拈云：「雲門雖能別展生機，未免口裏出臭，至今令人掩鼻。原上座則不然，或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但云：『破木杓。』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？」

頌古

靈雲見桃花。

頌云：「爛熳春光二月天，靈雲觸著眼皮穿。當時不得玄沙老，爭得佳聲亙古傳。」

陸亙大夫謂南泉曰：「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泉指牡丹云：「大夫！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陸罔措。

頌云：「天地同根物不殊，了無形像可名模。南泉指出花如夢，彼一男兒我丈夫。」

大巔擯首座。

頌云：「春秋多少數難窮，百八輪珠暗裏通。夾岸桃花風雨後，馬蹄何處避殘紅。」

臨濟三頓痛棒。

頌云：「三度禹門遭點額，一朝觸著便稱尊。爪牙突露威獰甚，攪動山川海嶽昏。」

德山入門便棒。

頌云：「一條白棒劈頭來，萬里晴空絕點埃。凡聖都無伸屈處，木人拍掌舞三台。」

清淨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獄。

頌云：「秦不管兮漢不收，腰纏跨鶴上揚州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」。

南嶽云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

頌云：「什麼物兮恁麼來？陳年漆桶盡掀開，迥超物外無邊表，亙古磨今絕點埃。」

馬祖非心非佛。

頌云：「落落疏梅噴鼻香，任從來使報春陽。一枝橫亞青波上，惹得遊蜂上下忙。」

南泉云：「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牧，未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西牧，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總不見得。」

頌云：「綠楊芳草共悠悠，直下分明那一頭。王稅多時已納了，普天匝地樂優游。」

南泉斬貓。

頌云：「赤手全提行正令，當軒孰敢犯鋒鋩？趙州縱有超方作，也是喪車挂藥囊。」

黃龍三關。

頌云：「我手何似佛手？者個阿誰沒有？翻覆慣調鴆羹，衲僧難以下口。」

「我腳何似驢腳，踏斷趙州略彴。嚇得南嶽天台，個個將頭暗縮。」

「人人有個生緣，饑飧渴飲困眠。玄沙不出鳶嶺，趙州親見南泉。」

僧問通天老和尚：「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」師云：「一箭過新羅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劍去久矣。」

頌云：「祖意教意，魚目作珠，新羅一箭，者也之乎？不向佛祖行處行，是則名為大丈夫。」

代古

僧問圓通和尚：「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還見禪床麼？」通云：「喚甚麼作塵？」又問法燈，燈云：「喚甚麼作禪床？」

代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

死魚浮於水上，有人問僧：「魚豈不是以水為命？」僧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為甚麼卻向水中死？」僧無對。

代云：「熟處難忘。」

宋太宗幸相國寺，問看經僧：「是甚麼經？」曰：「《仁王經》。」曰：「既是寡人經，因甚卻在卿手裏？」僧無對。

代云：「頂戴受持。」

昔有僧到曹溪，時守衣缽僧提起衣曰：「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。」僧曰：「為甚麼在上座手裏？」守僧無對。

代云：「不妨疑著。」

聯芳偈

與秀源溥

臨濟當年顯大機，三玄三要絕離微，頂門突出金剛眼，殺活縱橫八面威。

與貫通照

烏藤七尺活如龍，倒用顛拈疾似風，今日山僧親付囑，萬年從此振綱宗。

與峻峰德

荷擔大法已多年，今日何期得子賢？拄杖一條分付汝，任從拄地與撐天。

與華峰容

當年臨濟三遭棒，大愚肋下痛還拳，會得個中端的旨，提綱振紀祖燈傳。

與雪珠瑩

西來大意覓無蹤，情識銷鎔一貫通，但得胸中無罣礙，紹燈續燄闡宗風。

與松月先

錦鱗養南海，頭角喜生成，密拶翻身去，興波雷一聲。

與大隱彰

本來佛性原無二，戴角蒼龍出海門，辟歷一聲喧宇宙，為霖為雨潤乾坤。

與永聞正

靈明覺性本天然，個事何曾有動遷，勘破威音前句子，頹綱重整利人天。

與慈淨蓮

莫邪在握莫遲疑，信手拈來劈面揮，揮到我人忘所處，山河大地悉光輝。

與既賢昌

見見見時非是見，聞聞聞處絕無聞，豁開頂眼超三際，佛祖來時一口吞。

與瑞雲輪

妄即心兮心即妄，覓心無處妄何存？翻身踢倒崑崙去，天上人間任稱尊。

與傑峰源

祖師心印鐵牛機，印破當人本面皮，若遇張王并李趙，不拈拄杖便揚眉。

與鏡堂鑑

參遍諸方老古錐，禹門平地一聲雷，九洲任爾興雲雨，潤醒群萌祖道恢。

通天澹崖原禪師語錄卷二

住楞嚴嗣法門人明德等編

贊

達磨渡江

者個胡僧，眼高氣傲。不契帝王機，折葦渡怒濤。至今千載後，江浪起滔滔。

臨濟

者漢風顛，機用超然。遭黃檗棒，還大愚拳。入門便喝，雷震青天。奪人奪境，立要立玄。一株大樹，覆蔭三千。咦！誰知正法眼，滅向瞎驢邊。

天童密祖

天童老漢，拈條白棒。天下橫行，佛祖不讓。重振濟北頹綱，收盡寰中龍象。名動佛心天子，賜錄傳真入藏。引得支那扶桑，處處燒香供養。雖然如是，那個兒孫不丈夫，阿誰愛者老和尚。咄！

龍池萬祖

巍坐堂堂，孰敢近傍。佛來魔來，劈頭便棒。績著禹門，古今榜樣。且道是誰，師翁和尚。

通天逸叟老和尚

通天老漢，一生倔強，名無能名，狀莫可狀。勁勁挺挺，空空蕩蕩，機疾如風，隨聲應響。鐵面無情，來者便棒，掃盡諸方野狐禪，殺活縱橫孰近傍？不肖親遭痛棒來，一回舉出一回悵。咦！

自題

者漢百事不能，秖會饑飧困眠，也不持戒、也不譚禪，任他滄海變桑田，贊底由他贊、譴底由他譴，佛字永不喜聞，沒甚奇特妙玄，有人問我西來意，劈面攔腮一頓拳。咄！者樣形容再莫描，撒向虛空從他爛。

祭黃檗剃度虛白老和尚

維我和尚，度世大雄，檗峰傳缽，立雪成功。莊嚴寶所，闡太白宗，獅子一吼，百獸潛蹤。原蒙剃度，指示恩崇，同源分派，于焉西東。遙期大樹，廣蔭帡幪，詎料涅槃，三棒難逢。法輪再轉，化導靡窮，本無生滅，倏爾斂容。舍利常光，寂然其中，山高水深，渴慕其風。登堂九頓，以表愚衷。

祝聖祈安疏(代文武官作)

竊念　皇帝萬歲，誕登寶位，示現金輪，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。蕩蕩慈風，扇二儀而布亭毒；煌煌睿德，御六氣而子蒼生。統萬國之懽心，應千年之慶運，雖五帝不是過矣，即三王無以加焉。臣等或授命提督一省，或奉差守鎮各方，或治兵，或牧民，職有高卑，才分文武，均承帝力，共荷　皇恩。今於本月某日，閱及邸報，方知　聖躬違和。臣等同就普陀山觀世音菩薩現身說法道場，一心皈依，五體投地，延僧諷誦藥師尊經三日。惟仗佛藥，以調聖躬，庶幾傾蟻悃之情，於以報鴻庥之庇。伏願睿算等乾坤，聖明逾日月。龍圖鳳曆，彌億萬年；玉葉金枝，亙百千劫。

募大藏引(代)

昔黃面老子說法三百餘會，此三藏十二部、一切修多羅之所由集也。若佛、若法、若僧，白雲三片、四片；曰經、曰律、曰論，黃鳥一聲、兩聲。或謂：「我佛有云：『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得一字。』則烏用三藏十二部、一切修多羅也哉？」余曰：「若言我佛有所說法，則為謗佛，是人不解佛所說義；若言此經不是佛說，則是謗經。此大藏之所以貴乎流通也。」普陀山鎮海寺，佛成矣，僧集矣，雖同悟教外別傳之旨，而佛、法、僧三寶缺一不可。何以言之？禪為教髓，教為禪詮，教之與禪，非有二也。然高麗繭，剡溪藤，紙價高於洛陽，豈一人之力可就？而竺乾書，梵天字，經文多於石室，必十方之緣共成。達官長者，誰非寶地修來福？海客湖商，都是龍華會上人。定知生歡喜心，是謂檀波羅密。千函千貝

葉，憑將白馬馱來；一字一蓮花，試看黃龍聽遍。功不唐捐，慧莫可量。

續燈正統序(代)

釋氏之有燈錄，亦儒家之有通鑑也。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以至歷代人君經國治民之政事，皆載於通鑑之中；自釋迦東西諸祖以至歷代禪師明心悟道之機緣，皆載於燈錄之內。然精一執中，建中建極，帝王之所相傳也，是經國治民何嘗不本於心哉？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，經論之所稱贊也，是明心悟道何嘗不利於生哉？別菴和尚承嗣高峰，乃大慧十七世孫也。丙寅歲，自西蜀來江浙，掃祖塔於徑山，寄杖錫於天童。余與提臺陳公暨合郡諸先生同請住持普陀鎮海禪寺，宗風丕振，道譽遍聞，名山藉以益著矣。壬申秋，以所編《續燈正統》索序於余，其曰正統，可知其所編不苟也。余展閱數四，方識徑山、虎丘之下諸禪師如是明心、如是悟道、如是接物利生，與吾儒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何以異哉？蓋和尚茂齡開法，乃有餘力編集續燈，表揚正統，豈非再來人乎？雖然如是，中峰禪師有云：「未生佛祖，早傳此燈。」又作麼生？請和尚下一轉語。

又(代)

瞿曇老子受然燈記莂，為禪燈之始祖。厥後祖祖相傳，燈燈相續，其統不亂。雖其間有垂手入廛者，有孤峰獨宿者，有兼擅化權者，有單提正令者，其報緣不同，其正統則一也。或有化行於東南而不行於西北，或有化行於西北而不行於東南，皆本於報緣耳，咸出自正統也。徑山之下有聚雲、慶忠、高峰諸和尚，相繼重整臨濟之道於西蜀。別菴和尚嗣高峰老人，西來江浙，掃祖塔於徑山，據師位於普陀，而于鉗錘獅象之餘，志存表彰世系。將濟宗先自曹溪十六世徑山編起，至曹溪三十一止；次自曹溪十六世虎丘隆編起，至曹溪三十五世止；復將洞宗自曹溪十六世雪竇編起，至曹溪三十七世止；又收未詳法嗣及補遺共四十二卷，名之曰《續燈正統》。其心公，其識遠，其才全，真可與《傳燈》、《會元》諸錄并行於天下後世矣。後之讀斯編者，忽然築著磕著，洞見古人心肝五臟，未必無其人也。予與和尚忝屬同門，頹齡之際獲見是書，喜不自勝而為之序。

募重興普陀寺(代)

大士群生之慈父，古佛再來；普陀大士之道場，名山最著。創建自梁貞明之際，重興於明萬曆之間。玉殿巍峨，下映紅蓮波面；金燈燦爛，遙分紫竹林端。龕瑞相于香臺，來億萬善人法供；度名經于寶閣，列五千餘卷玄言。鐘吼起黿鼉，鼓震集龍象。後緣海氛不靖，致令僧眾分離。何哉？祝融摧梵剎以為灰；惜也！回祿舉法藏而一炬。數群飛鴿，咸懷恐怖之心；千樹鳴禽，難結菩提之果。忍草未生芳草遍，曇花零落白花開。在無漏因中，從教世界缺陷；若有為法內，豈容佛國崩頹？前九重有賜金之恩，乃三寶正興隆之會。茲住持某，堅心復建，發願弘深。山刻楹，雲刻礎，可能赤手莊嚴？桂為棟，蘭為橑，須仗青蚨建立。非得宰官同喜捨，材木那望海浮來？不由長者共發心，菽栗何緣天雨下？倘檀波不吝，庶勝事易成。大士廣神通力，諸公無窮利益。聽鸚鵡舌，誦般若金經，能助十方作福；看楊柳枝，灑甘露醍醐，當為四眾報恩。定知個個點首，無庸區區饒舌。

同戒錄序(代)

我佛世尊，立戒定慧三學，令人攝心以奉戒，坐禪以入定，明悟以發慧。戒則不貪，定則不嗔，慧則不痴。無貪嗔癡，則無六道之輪迴。無輪迴，則無生死。無生死，則明正法眼藏，與佛無殊矣。所以六祖大師，在黃梅會中，因呈無相偈，遂得傳受衣缽。至南海，遇印宗於法性寺。宗乃會諸名德，為之剃髮，就智光律師受滿分戒。湛堂準和尚，參梁山乘禪師。乘曰：「驅烏未受戒，敢學佛乘乎？」堂捧手曰：「壇場是戒耶？」乘乃驚異。堂曰：「雖然如是，敢不受戒？」遂詣康安律師，受具足戒。從上祖師，無有不受戒律，而傳佛心宗者也。或謂達摩之時，何不言戒？蓋達摩惟務單傳，俾之一超直入如來地。其宗旨如是，言戒則背矣。然雖不言戒，而未嘗令人毀之也。試問後學初機，盡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乎？如未能一超直入如來地，則戒不可不受也。山僧自主普陀寺以來，航海登岸，而來求戒者不少。可以見今之善男子善女人，皆知要務根本矣。　　冬期，共計新戒若干人。爰命侍者，錄其名字，授梓以表彰之。雖然如是，此猶是徑路修行，作用邊事。吾願善男子善女人，更坐禪入定，明悟發慧，至明正法眼藏，與佛無殊而後已。

豫章螺墩莖草菴募鐘序(代)

離城數里有螺墩者，樹木交蔭，環墩皆水也。層樓傑閣臨于江渚者，莖草菴也。題額者誰？博菴黎先生也。主持者誰？某和尚也。

龍象雲集，朝暮雷誦，令人樂聞也。然夜無鐘聲，何以醒舟客之醉夢者乎？是知菴之中不可無鐘也。予竊有所願焉，爰是為之首倡，必有仁人君子同發盛心，於筆尖上即時點鐵鑄就，將來不惟使諸惡趣聞鐘聲而離苦惱，且為莖草禪林增此法器以鎮千秋也。由是施者之功德不可思議也。

募佛殿前月臺欄千疏(代)

法堂前一任草深三尺，佛殿外必須玉欄一圍。人人樂助，有如群石點頭；處處隨緣，莫入寶山空手。庶幾進門便見，且喜古佛之梵剎重整於山；由是繞臺思量，更幸衲僧之腳跟免墜乎地。

化浴引(代)

黃面老子二千年前立箇限局，三月安居，九旬禁足，剋期取證，戒殺護生，致使後代諸方叢林於十月十五日開爐結制，謂之結卻袋頭，外不放入，內不放出。山僧也效諸方榜樣，遞年於是月是日將一群水牯趁入欄裏，同結同修，同眠同坐，欲使個個鼻孔撩天，腳跟點地。茲者某禪人發心化浴，與結良緣，滿城中千門萬戶應多賢士大夫，遍陌上八達九逵豈少善只長者？倘肯各出隻手，拈起杓頭，向一群水牯癢處澆下，令得通身汗下，百病俱消，功莫大焉。

復徑山諸耆宿啟(代)

伏以五峰呈瑞氣，推江浙名巒之標；雙徑涌祥光，果武林禪剎之冠。國尊元老，山重耆英。恭惟列位座下，卓有實行，號稱飽參。居保社而同護砂盆，秉心至公至正；謹芳規而共修般若，立志足尚足嘉。豈特增佛門之光？抑亦為法屬之慶。茲憐祖命若絲懸，忽降鴻章而鼎召。統忝承祖裔，應當掉臂而行；況遇象龍，正好逢場作戲。然百萬松杉齊立，以候我來；而三千樓閣非虛，尚有主在。奪人境於棒下，未可斯時；分賓主於喝中，何妨異日？所冀塤篪合奏，膠漆彌堅。卻命固為不恭，當仁敢曰不讓？卷舒惟觀時節，出處只任因緣。臨楮神馳，伏希洞鑑。

題山水中有黎先生及慎初禪師在焉

崇山峻嶺，松竹參差，危樓傑閣，蕩摩煙雲，丈室虛堂，吞吐風月，豁開戶牖，當軒者誰？黎公慎師也。瀟瀟灑灑，箕踞科頭，僮

僕抱琴，稚子候門，斯何人哉？昔道安之與習鑿齒，慧遠之與陶淵明，復禮之與權無二，皎然之與陸鴻漸，此皆儒釋之相知者也。今黎公之與慎師，真可與古人同日而語也。

金陵王居士求授五戒，書此示之(代)

禪定智慧，以戒為基。菩提涅槃，以戒為本。然戒有多品，何謂五戒？一不殺生，二不偷盜，三不淫慾，四不妄語，五不飲酒。記得嵩嶽元珪禪師，一日有異人，峨冠博帶而至，從者極多，佇立中門，稱謁大師。珪睹其形貌，奇偉非常，乃諭之曰：「善來仁者，胡為而至？」彼曰：「師寧識我也？」珪曰：「吾觀佛與眾生等，豈分別耶？」彼曰：「我此嶽神也，能生死於人，師安得一目我哉？」珪曰：「我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視身與空等，視吾與汝等，汝能壞空與汝乎？苟能壞空及汝，吾則不生不滅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死我耶？」神稽首曰：「吾亦聰明正直於餘神，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？願授以正戒，令吾度世。」珪曰：「汝既乞戒，即是戒也。戒外無戒，有何戒哉？」神曰：「此理也。我聞茫昧，止求師戒我身，願為門弟子。」珪即為張座，秉爐正几曰：「付與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應曰能，不能則曰否。」神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珪曰：「汝能不殺乎？」曰：「災司其柄，焉曰不殺？」珪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濫誤疑混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「汝能不盜乎？」曰：「何乏我也，焉有盜哉？」珪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福淫而禍善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「汝能不[泳-永+(瑤-王)]乎？」曰：「我亦娶也。」珪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無邪欲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「汝能不妄乎？」曰：「我本正直，焉有妄哉？」珪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先後不合天心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「汝能不飲酒乎？」曰：「我亦嘗飲。」珪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不顛敗亂性也。」曰：「能。」珪曰：「如上是為佛戒也。」又言：「以有心奉持，而無心拘執；以有心為物，而無心想身。能如是，則先天地生不為精，後天地死不為老，終日變化不為動，畢盡寂默不為休。信此，則雖禍非殺也，雖饗非取也，雖娶非妻也，雖作非故也，雖醉非昏也，是謂無心也。無心則無戒，無戒則無心，無佛無眾生，無汝及無我，孰為戒哉？」神曰：「我神通亞佛。」珪曰：「神十句中，五能五不能；佛十句中，七能三不能。」神竦然避席，跪啟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珪曰：「汝能戾上帝，東天行而西七曜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珪曰：「汝能奪地祇，融五嶽而結四海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珪曰：「是謂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成相，成萬法智，而不能即滅定業；佛能知群生性，窮億劫事，而不能化導無緣；佛能度

無量有情，而不能盡眾生界。是謂三不能也。如我所解，佛亦無神通，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萬法爾。」神曰：「我誠淺昧，未聞空義，師所授戒，我當奉行。今願報慈德，效我所能。」珪曰：「吾觀身無物，觀法無常，塊然更有何欲耶？」神曰：「師必命我為世間事，展我神功，使已發心、初發心、未發心、信心、不信心五等人，目我神蹤，知有佛有神，有能有不能，有自然有非自然者。」珪曰：「無為是，無為是。」神曰：「佛亦使神護法，師寧隳叛佛耶？隨願意垂誨。」珪不得已而言曰：「東巖寺之嶂，莽然無樹。北岫有之，而皆非屏擁。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？」神曰：「已聞命矣。然昏夜必有喧動，願師無駭。」即作禮辭去。珪門送觀之，儀衛逶迤，如王者之狀。嵐靄煙霞，紛綸間錯。幡幢環珮，凌空隱沒焉。其夕，果有暴風吼雷，奔雲掣電，棟宇震搖，宿鳥聲喧。珪謂眾曰：「無怖，無怖。神與我有約。」詰旦和霽，則北巖松栝，盡移於東嶺。即儒家何嘗不重戒哉？成湯之祝網，簡子之放生也。伊尹曰：「非其道也，非其義也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」是戒盜也。美反正，刺[泳-永+(瑤-王)]泆，見於聲詩之所詠。是戒[泳-永+(瑤-王)]也。司馬溫公志誠之學，自不妄語始。是戒妄也。大禹惡旨酒，光武不飲酒，是戒飲也。金陵王居士，不憚跋涉，朝禮大士，兼求法名，復乞授五戒，真可謂在塵而慕出塵。若芙蕖產於淤泥，不被淤泥之所染汙。非靈根夙具者，曷能如是哉。山僧信筆述此，使知儒之與釋，顯之與冥，無不遵戒為急務。果能一一修持，終身不怠，則得禪定智慧，證菩提涅槃，入聖超凡，斷無疑矣。

不二草

金山

江心開柱石，突兀砥狂瀾，雷吼蛟龍起，風呼鳥雀寒。千帆飛水面，一塔聳雲端，得助遨遊興，乾坤眼底看。

玉山

鐵甕江頭寺，樓開任客居，潮流隨槳急，山色映窗虛。棲隱心無礙，登臨意自如，閒來多得句，漫向壁間書。

惠山

第二泉亭下，來遊客不稀，花香宜靜處，鳥性悅高飛。雲起穿藜杖，風迴惹衲衣，年年一到此，小舫定遲歸。

虎丘

臺以生公著，山因隆祖傳，千人容片石，雙井汲清泉。憩息紅亭下，低徊碧澗前，雲深堪曳杖，鐘響更悠然。

虞山

青山如屋裏，我輩競攀躋，閱歷諸天近，憑臨萬象低。煙霞藏洞府，鐘磬出招提，更有峰高處，孤松讓鶴棲。

玉峰

暮春晴日暖，閒步自登峰，雲抱插天石，風吹夾路松。精藍將遍涉，勝侶每相逢，興盡言歸去，吟詩暫拄笻。

西湖

西湖風景好，小艇逐波輕，挈伴尋花徑，支笻聽鳥聲。柳垂低渚暗，雲散遠峰明，我欲巢松阜，優游樂性情。

靈隱

萬木參差立，梅花吐玉時，冷泉流瑩徹，飛嶂擅靈奇。簾捲金身現，香焚貝葉披，數聲春鳥語，有似索題詩。

登慈恩寺浮圖

十層突兀在虛空，四十門開面面風，卻訝鳥飛平地上，自驚人語半天中。回梯暗踏如穿洞，絕頂初攀似出籠，落日鳳城佳氣合，滿城春樹雨濛濛。

崇勝寺後竹千餘竿，獨一根秀出，名竹尊者

高節長身老不枯，平生風骨自清臞，愛君修竹為尊者，卻笑寒松作大夫。不見同行木上座，空餘聽法石為徒，戲將秋色供齋缽，

抹月披雲得飽無。

賦竹

龍孫盈檻秀，天拄聳雲奇，陰鎖安禪石，根侵洗硯池。瓏璁伸粉節，偃蹇鬱蚪枝，敢謂桃兼李，羞憐雪後姿。

瑞香花

靈根聞是花中瑞，可憐亦肯乘春開，色深卷肉淺巴錦，香農入骨生秦梅。也知秀麗不群品，最宜陰潔出庭栽，落英紅葉不忍掃，從教狼籍蒙蒼苔。

天童

千山環翠白雲香，松柏森森擁四旁，六十年前鐘鼓寂，宗風重整播諸方。

禮密祖塔

祖席遙思未易登，今朝親禮塔高層，師翁面目依然在，不肖深慚續一燈。

中秋翫月

年年處處逢秋月，今夜相逢太白山，我愛月明今似昔，月應笑我已衰顏。

其二

寂寂山樓絕點塵，一輪皓月伴閒身，今宵遊玩人無數，返照迴光有幾人。

普陀登菩薩頂

四面群山仰一峰，佛龕石砌古藤封，舉頭忽覺凌霄漢，杖底煙雲不計重。

達磨峰

普陀山頂立堂堂，帶月披雲耐雪霜，忍視神光將臂斷，元來是個石肝腸。

癸酉元日作

少攻詩史頗能文，壯謝塵緣筆硯焚，六十餘年無所著，佛之一字不歡聞。

其二

昨日日同今日日，今年年即去年年，迎新送舊何多事，物外閒人自晏然。

行實

師諱超，原號澹崖，興化莆田張氏子。幼習儒業，英年遊泮，人咸目之曰：「此我輩中人也。」一日郊遊，值雨阻僧舍，見案上有《金剛》尊經，展誦至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處，不覺心意釋然而嘆曰：「出家者乃超出三界，不受輪迴，國王不得為臣，諸侯不得為友，非大丈夫所不能為。然富貴類如浮雲幻夢，豈得久長乎？」遂有出塵之念。年踰三十三，倏妻妾雙亡，拊掌大笑曰：「時節至矣。」遂上黃檗山，禮虛白和尚，薙髮受具。命參柏樹子話，經年毫無入路。忽一日，于殿前見古松，頓失礙膺之物，占偈曰：「西來祖意庭前柏，突露堂堂無間隔。築著通身白汗流，枝枝撐著天邊月。」呈尚，尚問：「如何是柏樹子？」師云：「落地便驚人。」尚曰：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香飄萬里。」尚曰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師云：「和尚將謂別有那？」拂袖便行，尚休去。後回莆葬親，聞通天逸叟和尚道風遐振，往參焉。叟問：「如何是生死大事？」師云：「眉毛眼上橫。」叟曰：「因甚眉毛眼上橫？」師云：「和尚疑則別參。」叟曰：「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？」師豎拳云：「者個是甚麼？」叟頷之，命入堂，職第三座，遂蒙印可，隨侍三載。後和尚臨寂，遺囑繼席，勉撐一載，退遊廬嶽、金陵，諸名勝無不探償。後遊南海，遂有終焉。師朝夕靜修，六時不怠，以康熙丁丑臘月八日示微恙，至戊寅年四月十八日丑時謂門人曰：「吾將行矣。」索湯沐浴，更衣吉祥，而示於大悲菴中。門人依儀荼毘，建塔於菴之右麓。師生于庚午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世壽六十九，僧臘三十六。

師僻性不喜攀緣，不好住院，雖繼席通天一載，勉遵師翁之遺命，故有上堂、小參、示眾、拈頌、偈語等集。然先師遺命，不得將錄

稿剞劂，但同門昆季各捐缽資，將錄稿刊刻附藏，即先師見督于德，德亦無辭矣。
門人明德等謹述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